



西戎馬烽著

# 扑不灭的火焰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扑不灭的火焰

西戎 馬烽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2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29/16 印张 49 000字
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3,500 定价(6) 0.22元

# 扑不灭的火焰

西戎 馬烽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文学剧本。故事发生在1942年晋中汾阳地区，着重描写了姓蒋的一户农民家内两种势力的对立，反映了敌我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。

蒋三是个勇敢大胆、机智灵活、奉命回家乡组织抗日力量的八路军战士，他团结了村内所有的爱国农民，包括他的母亲、四弟和五弟，展开了对敌人的攻势；而针锋所指的正是他的二哥——在国民党军队混过数年，在家乡为非作歹的伪军中队长蒋二。他们又是兄弟关系，又是敌我关系，因此，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往往微妙神奇，出人意外。最后，在一次作战中，蒋三奉了母命，用一颗神圣的子弹，结束了蒋二的生命。

封面设计：郑克基

故事发生在1942年晋中汾阳地区。

## 1

初春。巍峨的吕梁山，山崖底树荫下的积雪，渐渐融化了。树枝吐出了一点淡绿的嫩芽。

半山坡上，一个被敌人烧杀浩劫后的山庄，断垣残壁，创伤累累。

村子里到处是活动着的人群。有些农民在门口修理农具；有些妇女在推磨、碾米。县游击队的队员们，有的在帮助群众挑水或者和泥，整修被敌人烧毁了了的房舍；有的在缝补衣服……

蒋三领着一伙游击队员，正在打麦场上练习瞄准。他是游击队里一个出色的班长，年纪有二十七八岁，高个子，长条脸，一双不太大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不时地纠正队员们瞄准的姿势，指手划脚地讲述着要领。打麦场旁边的屋门口，几个炊事员架着行军锅在做饭。干树枝在灶膛里“劈劈叭叭”地响着，吐出红红的火舌和浓烟。

一群一群的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队伍，“嘎嘎”地叫着，从村子的上空飞过。

一个炊事員向蔣三喊道：

“蔣三同志，給咱們打几只雁改善改善伙食吧！”

其余的炊事員和隊員們附和道：

“同意！”

“蔣班長，滿足群眾的要求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蔣三說：“浪費子彈不行啊！”

用我的火槍。”游擊隊員甲把火槍遞給蔣三。炊事員忙從灶膛里抽出一支燃着的樹枝送過來。

游擊隊員乙故意想要蔣三露一手，忙說道：“蔣班長，打第一只，不要第二只，行不行？”

蔣三微微笑了笑說：“試試看。”說着舉槍瞄準。周圍的人們都停了手中的營生，仰頭觀望。天空中一群大雁安靜地飛行。隨着轟鳴的槍聲，領頭的一只搥了兩下翅膀，慘叫着一頭栽了下來，其余的驚叫着飛散了。

人們不約而同地鼓起了掌，歡呼叫好。有幾個隊員和小孩子們，跑着跳着去撿落下來的大雁。

離打麥場不遠的高坡上，站着縣游擊隊王政委和另一個年輕的幹部。剛才發生的事情，他們都看到了。那個年輕的幹部用贊嘆的口氣說：

“真有兩下子，簡直是神槍手！”

“是啊。”王政委隨口說道：“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，日本人沒來之前，全家人就靠他的一支火槍過活哩！”

“就是要派他去平川開辟工作嗎？”

王政委点了点头。

王政委的办公室，是一間門窗被敌人燒毀了的土窑洞，如今門窗是用树枝和布單擋着。窑洞里什么家具也沒有，只有一个土炕和石头壘起来的办公桌。王政委一边翻閱桌上的文件，一边和蔣三談話。

王政委亲切地說：“蔣三同志，你去仁岩这块地区，考虑还有什么困难沒有哇？这可是敌人的中心据点啊！”

蔣三想了想，慢慢的，但有信心地說：“試試看吧！我是当地人，我認为这就是克服困难的頂有利的一个条件。”

王政委微笑着說：“可是敌人也有这个条件！”

蔣三奇异地望着王政委。

王政委收敛了笑容，說：“最近的情况和前些时候又有些不同。”一面从牆上的挂包里取出一張相片——原来是伪軍中隊長蔣二和吉田司令、密諜林二丑三人的合影。政委指着問：“左边这个瘦子是誰？”

蔣三惊异地看着：“是我家老二，我离家时，他在閩錫山队伍上混事……”

王政委接着說：“可是他現在又給敌人办事了，当了个伪軍中隊長，現在就住在仁岩！”

蔣三又吃惊又气恨地說：“他到了仁岩，沒想到当汉奸了！”

王政委道：“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說，也好，也不好；如果他还有点良心，倒是可以爭取爭取；如果他是个死心塌地的汉

奸，对你这次下平川去工作，可就又多了一层困难。”沉思了片刻問道：“你估計怎么样？”

蔣三道：“我們虽說是弟兄，可是好多年沒見面了，人心隔肚皮，很难說，試試看吧！”

王政委道：“要尽量爭取他，这对我們有好处。”

蔣三应了一声，站起身來問：“我什么时候下山去？”

王政委道：“敌人这几天正在太汾公路兩旁挖护路溝，看情形是想切断我們山上和平川的联系，你最好今天就动身。”

“好。”蔣三轉身要走，王政委一面送他到門口，一面特別叮囑道：

“你这次是在敌人心臟里打天下，千万要加小心！”

## 2

空曠而阴沉的晉中平川，碉堡一个个森严地兀立着……

太汾公路上，塵烟飞騰，提鞭端枪的日本兵、伪軍，揮鞭催打着成群的老百姓，挖护路溝。

公路上停着一輛日本小汽車。这时，沿公路走来几个人：最前面是日軍駐汾阳城的司令官——吉田；走在他右边的一个大胖子是仁岩据点的密諜組長——林二丑；走在左边的穿着伪軍服裝、瘦得好象只剩一付骨头架子的人，便是仁岩据点的伪軍中隊長——蔣二；最后是吉田司令的翻譯官。四个人沿公路向北走来，一面走，一面視察兩边做苦工的群众。

人群中，有一个名叫李茂才的青年，累得昏倒了，他父亲



李有德和几个群众正在把他扶起来时，被走过来的蒋二和林二丑看见了。蒋二向林二丑努了下嘴，林二丑大步走了过去，扬起皮鞭，对着那群人一顿乱打，骂道：“都想偷懒，妈的！”

这时，李有德老汉看见了蒋二，挣扎着上前求告道：“蒋队长，看着咱们是一村一社人，你高一高手吧！”

蒋二一脚把李有德踢出去，骂道：“穷骨头，谁和你一村一社！？”

这边李茂才挣扎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勉强挑起了土担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支持不住，又摔倒了下去。林二丑上前扬鞭又打，大家看着气愤不过，人群激怒地围了上去。一个长着两条浓眉的青年曹铁柱，提着镢头，骂着走向林二丑：“为什么这么不讲理？”林二丑惊叫着往后退：“快来人！给我把这家伙抓起来！”日本兵和伪军围了上来，逼住了曹铁柱……

蒋二领着吉田继续巡视工程。吉田用日语讲了几句话，翻译忙向蒋二说道：

“司令问什么时候能完工？”

蒋二卑躬屈膝地说：“报告司令，再有三天全部可以完成。”

翻译向吉田咕嘈了几句。

吉田满意地摸着小胡子，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

蒋二指着护路沟向吉田讨好道：“司令，这个工程修完，八路军插翅也难飞进来！”

蔣三穿着便衣，帶着良民証，从一条山溝里走出来，站在溝口一棵大树下向前眺望。笔直的公路，横在前面，在南北公路和东西小道交叉口，敌人的哨崗在盤查过往行人。

蔣三把手枪抽出来，上了頂門子，横插在胸前，用衣襟遮好。这时正好有一輛拉白菜的大車，向公路那边走去，赶車的是一个叫陈万貴的中年农民，揮着鞭子，不住地吆喝牲口。車上躺着一个押車的伪軍，懶洋洋地，昏昏欲睡的样子。

車子走了不远，蔣三便跟了上去……。

一会，車子过水渠了，蔣三忙跑过去帮着推車，順手將枪塞在白菜堆里。車子繼續前进……。

哨棚口，日伪軍正在搜查过往行人……。

蔣三紧隨大車，剛走到哨口，被兩個伪軍擋住，通身上下打开衣襟搜查……問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蔣三用手指了指菜車，又指指自己，好象說是一伙的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滿臉是血的人，被伪軍押着，从公路南面走来。蔣三惊奇地望了一眼，認出了是曹鉄柱。曹鉄柱战前曾是蔣三打獵时的好伙伴。这时，蔣三怕对方認出自己，赶快偏过头来，紧跟着大車去了。可是被押的曹鉄柱，早已一眼認清了是蔣三，臉上微微露出惊喜的神色，斜眼偷望着蔣三远去的背影。伪軍推了曹鉄柱一枪柄，向前走去。

大車向仁岩据点前进。

車上的伪軍，兩眼注視着后面。蔣三离大車有四五步，想跑上去取枪，又怕被这伪軍发觉，焦急地跟在后面走。

走了一段，眼看車子要进仁岩堡門，天色也更晚了，蔣三着了急，看那伪軍，好象專在監視他似的。忽然，伪軍低下头来，擦火柴抽烟，他趁机三步并作兩步，跳到菜車跟前，猛伸手，“嗖”的一声把枪从菜車里拉出来。伪軍大惊，烟卷也吓落下地，失声大叫：“八路……”正欲拉枪射击，早被蔣三一枪打死，骨碌骨碌滚下車来。蔣三背起伪軍的步枪，向吓得发楞的車夫打个手势說：“不要怕，我是八路军！”

押着曹鉄柱的兩個伪軍，听到枪声吃了一惊。一伪軍用枪托推了曹鉄柱一下說：

“快走，快点！”

蔣三从路旁一棵树后跳出来，双手拿着枪喊道：

“不許动，把枪放下！”

两个伪軍被这突如其来的襲击吓得面如土色，乖乖地把枪放下了。

蔣三声色俱厉地喊道：“向后轉，开步走！”

两个伪軍无可奈何地轉身走了。

曹鉄柱惊喜地喊道：“蔣三哥！”

### 3

夜晚，滿天星斗。

曹鉄柱和蔣三蹑手蹑脚摸进了唐兴庄村里。

蔣三的家里。

昏暗的油灯下坐着一位善良、温厚、约有六十多岁的老妇，这是蔣三的母亲。她正擦着昏花的眼睛补衣服。旁边坐着她十四岁的小儿子蔣五。

街上传来犬吠声。蔣母赶忙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蔣五向蔣母身边挪了挪，二人屏住呼吸倾听。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蔣母放心地说：“大概是你四哥支差回来了吧？”

蔣五跳下炕去，把门开开。蔣三走了进来。蔣五高兴地喊道：“妈，是三哥！”

蔣母不相信地笑着说：“这孩子，又骗妈啦！”

蔣三走到母亲身边，亲切地说：“妈，是我。”

蔣母用颤抖着手拨亮了油灯，又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回身仔细地上下打量着蔣三。这突然降临的喜悦，使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用手摸着蔣三晒黑了的脸，摸着蔣三身上穿破了的衣裳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。半晌，她抓住蔣三的手说道：“三儿，妈可把你盼回来了。”说着热泪不住地滚了下来。

蔣五靠在蔣三身边，天真地望着哥哥，见妈哭了，忙说：“妈，你整天想三哥，做梦都梦见三哥，如今三哥回来了，你怎么又哭啦？”

蔣母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忙对蔣五说：“五儿，到外边去看着点！”

蔣五说：“好吧！”恋恋不舍地离开蔣三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三哥，你可别走，待会儿我有句很要紧的话和你说！”说完，跑出去了。

蔣三坐在炕沿上，兩只濕潤的眼睛望着蔣母，關心地說：“媽，你心口還是常常痛嗎？”

蔣母搖頭，嘆了口氣。

蔣三扯開衣服上縫着的一角，取出一個揉皺了的紙包來說：“這是治心口痛的特效藥，我向山上很有名的一位大夫要的。”說着小心翼翼地解開紙包，里边却什麼也沒有了，急得蔣三拍着腦袋說：“糟糕，在身上裝了半年多，一定是被雨淋化了，這，唉！糟透了！”滿臉懊喪。

蔣母說：“沒了就算了，只要看見你，媽的病也就好了。”說着，忙去生火做飯。接着又說道：“你們離開一年多，咱這地方簡直變得不成世道了。日本人整天要糧要款，欺侮得人不能活了。唉！如今你二哥……”

蔣三道：“我聽說了。媽，他常回來不？”

蔣母長嘆一聲，傷心地說：“有時也回來一下，唉！不是從前你那個二哥了，國民黨隊伍里當了十來年兵，人性大變了。如今仗上鬼子的勢力，到處抖威風，什麼壞事都能干出來，村里人背後罵死了……這也是媽的一塊心病。”

蔣三一邊幫助母親做飯，一邊又問道：“今天是初四？”

蔣母說：“初五。”

“哦，再過三天是媽生日。”

蔣母親切地望着兒子：“你還記得？”

蔣三點點頭，接着又問道：“媽，老二會不會回來？”

蔣母說：“不回來我倒少生點氣。”

蔣三說：“媽，還是想法讓他回來一下，我想找他談談，勸

他少作点恶。”

蔣母說：“要真能劝得他改邪归正，往人道上走，祖宗臉上也光采！”

这时，蔣母开开櫃取出一双新鞋来，递给蔣三說：“玉梅常常来打問你，这是半年前就給你做下的。”停了一下，贊叹地說：“唉，是个多好的閨女啊！”

蔣三拿着鞋，沉默片刻，会心地微笑着。

这时，蔣四回来了。进門看見了蔣三，惊异地說：“啊！三哥？！”

当天晚上，在阴森森的龙天庙的正殿里，伪村長王立清正坐在太师椅上，立眉横眼地逼問着群众。

墙角里站着十几个妇女，有一个名叫孙振东年約三十左右的男人，也挤在妇女群中。妇女中有人在哭泣，有人憤怒地盯着王立清。村警王大成无可奈何地站在一边。

孙振东央求着說：“……再說，我老婆有病，这怎么能去呢？走！咱們回去！”說完，推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妇女想走，王立清喝道：“孙振东，你敢！？这是皇軍新下的命令，村村都要輸。”

孙振东說：“要粮，要差，快把人逼死了，如今又要女人！这成了什么世道了！”

人們气憤地吵嚷着。胆小的妇女哭成了一团。

王立清假意安慰大家說：“我要有办法，早替大家想了。这是皇軍新下的命令，村村都要輸，这回輸到咱村里，总得

有人去呀！不要怕，去就是洗洗衣裳，要干别的，皇軍还特別有賞錢，日期滿了就回来，都是些年輕人，这点子事还发愁嗎？”

魏玉梅是一个約二十二三岁，风度端庄，眉目清秀的妇女，气憤地上前一步說：“村長，为什么偏偏派我們这几个人？”

王立清瞪了魏玉梅几眼，拉开抽屜，拿出一張紙条說：“你要問这嗎？打开窗子說亮話，皇軍要的就是你們这些人，我問你們，你們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軍？”

魏玉梅理直气壯地說：“我家就我一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有誰当八路軍？”

王立清鼻子里冷笑了兩声，說：“知道！为什么你这么大了不嫁？等誰？啊？哼哼！什么事能瞞得了我！告訴你，蔣三这一輩子也回不来！”

妇女們哭着拥上去：“村長，村長，求你……”

王大成也上去帮忙說：“村長，这事确实太……”

王立清站起来，厌烦地摆着手：“廢話少說！”

蔣母家中，桌上的飯碗菜碟已經空了。蔣三、蔣四对火抽烟。蔣三站起来来察看屋里的摆设，忽然看到了挂在牆角里的兔子皮、野鷄翎等物件，若有所思。

蔣四耽心地問道：“三哥，你还走不走？”

蔣三說：“不走了。”忽又問道：“我的火枪呢？”

蔣母說：“四儿怕惹是非，早給你埋了。”

蔣四說：“你想打獵？可日本人不准老百姓上山呀！”

蔣三微笑着說：“那我就在平川里打。”

蔣四哦了一聲說：“原來你不走了是想在這兒鬧事啊！”

“怎麼？你怕？”

蔣四抱怨地說：“嘿，咱這家人可鬧對了，你是八路軍，老二  
是皇協軍，看你們終究誰斗過誰。”

蔣三說：“你呢？站在一旁瞧熱鬧？”

蔣四很有主意地說：“我不管你們那一套，我種我的地，養  
活咱媽！”

外面狗吠……。

蔣五和曹鐵柱跑了進來。

蔣三披上衣裳說：“媽，我走啦！”

蔣母着急地說：“三兒別走……”

蔣四說：“媽，不行，還是讓三哥走吧！”

蔣母拿過一床被子給了蔣三。

曹鐵柱向蔣三低聲說：“我已找見孫振東和王大成了，有  
個要緊事和你商量。”

蔣三點點頭，一起向外走去。蔣五跟他們到門口，蔣三回  
過頭來笑着問：“你剛才要和我說什麼要緊話？”

蔣五說：“你什麼時候上山？我跟你一塊走。”

蔣三說：“好啊！”笑着輕輕在他頭上拍了一下。

婦女們被關在村公所一間屋子里，有的唉聲嘆氣，有的痛  
哭流涕，孫振東妻哭得象淚人兒似的。

玉梅勸道：“孫大嫂，別哭了，把眼哭瞎也不頂用。”



另一妇女問玉梅：“那你說該怎办？”

玉梅說：“活到这年头了，有什么办法。到时候一命換他一命！”

4

夜很深了，三星已正。野外一片树林里，蔣三、曹鉄柱和一伙农民聚成一堆，正在緊張地商議一件事情。村警王大成着急地說道：

“……村長說，明天一清早，据点里就派人來領妇女們。老三，你看这該怎么办？唉，你們商量吧，我得赶快回去。要不那家伙又要起疑心了。”

王大成說完，匆匆忙忙走了。曹鉄柱扫了众人一眼說道：“我看只有照剛才蔣三哥說的那樣办，来硬的，給他个下馬威！明天还有誰敢跟我們去干？”

李茂才道：“我算一个。”

李有德老汉急忙插嘴說：“茂才你不能去啊！”回头又向众人道：“要惹出是非来，咱們可都別想活了。”

李茂才道：“这年头，扯了龙袍也是死，打死太子也是死。不干是不行了。”

蔣三道：“是啊，咱們手里拿着枪，决不能眼看着敌人把妇女們抓走！李大伯，不要怕，撞下乱子都推到我身上，讓敌人找我来算賬吧！”

孙振东道：“只要能把我老婆救出来，老三，你从水里过，